

御製
五倫書

三十一之三十二

冊一 剛正
冊二 諫諍 彈劾

內閣文庫
漢書 九七五四號
函一
架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54
冊數	20 (9)
函號	299 121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鄭子產為大夫

裨電言於子產曰

鑽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

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不可子大赤曰

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子產曰

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遂

不與亦不復火鄭復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洲國人

卷之三

請為祭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弗我覲也龍聞我獨何
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
止

漢周昌高帝時為御史大夫掌燕人奏事帝方擁戚姬曰
還走帝追及之問曰我何如王也昌曰陛下即姓
王也帝笑之然尤憚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
意為太子大臣固爭莫
為人吃又盛怒曰
下欲廢太子臣期
表益文帝
署

悅夫人

宋弘光武

帝讌輒令鼓琴好其音

名譚至讓之曰吾所以為

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將舉法譚頌

首謝乃遣之後帝大會使譚鼓琴譚見弘失聲

問之弘謝曰臣薦譚者望能以忠正道正而令朝

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

任延光武時為武威太守帝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

對曰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

下番向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嘆息曰
御言是也

鄧暉光武時舉孝廉為上東城門侯帝嘗出獵車駕夜
還暉拒關不開帝令從者見面於門問暉曰大明
遂不受詔帝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
王不敢盤于遊田以萬民為憂今陛下遠獵於夜以
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

參封尉
韓稜和帝時為尚

上東

車

於
一具

突

恐求出擊

下議欲拜之伏稱

贖禮無人臣稱萬歲之制議

黃琬靈帝時為太尉董卓議遷都

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成姬光

武上東都以隆漢天之所啓神之所安太業既成豈宜

妄有遷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對曰昔

公作亂於楚屈虜冒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

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

晉絳紹惠帝時累遷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太尉陳隗

太常奏謚紹駭曰謚號所以垂之不朽大行受大名細
 行受細名自頃禮官協情謚不依本準謚為過宜謚曰
 繆司空張華為趙王倫所誅議者欲復其爵紹曰華
 任內外雖粗有善事然兆禍始亂華實為之不宣
 爵位齊王問輔政時紹嘗諮事遇問謙會曰董文等六
 論時政文言於罔曰紹侍中善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
 進琴紹推不受罔曰今日為權
 匡復社稷當執物作
 腰綬冠冕鳴王殿
 慚文等不
 緝

紹對曰公
 人闔棺而定謚
 鎮武昌見敷畫像曰
 人闔棺而定謚

東

色對曰然致

至性可稱敦嘿然

敦大逆宜加斲棺之戮受佳

春秋大居正崇王父之命

群下者命削去之

南宋謝莊為侍中領前軍將軍時高祖出行夜還勅開門
 莊居守執不奉旨須墨詔乃開帝後因酒讌從容
 欲效鄧君章邪對曰臣聞蒐巡有度郊祀有節盤于游
 田著之前識陛下今蒙犯塵露晨往宵歸恐不逞之徒
 妄生矯詐臣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鎮武昌見敷畫像曰
 人闔棺而定謚
 人闔棺而定謚
 鎮武昌見敷畫像曰
 人闔棺而定謚

北齊張耀為尚書左丞文宣近出令耀居守車駕夜還耀
不開門勅兵嚴備火至看面然後開迎文宣笑曰卿欲
學鄧君章也賜以錦袍以其忠勤深見親待

唐段志玄太宗時為驍騎大將軍文德皇后薨與宇
及勅兵衛章武門太宗夜遣使至二將軍所士及披戶
納使志玄拒曰軍門不夜開使者示手詔志玄曰夜不
能辨不納比曙帝嘆曰

褚遂良太宗貞觀中
人君得觀之否對曰

或人主

善

帝天何以加焉

事帝曰卿記起居

左右史也善惡必記

有不

遂良

不記天

狄仁傑高宗

州長史李冲玄以

之變更發卒數萬改馳

兩師洒道何妬女避邪止其

王及善高宗時授朝散大夫皇太子弘立擢為左奉衛

率太子宴于宮命宮臣擲倒及善辯曰殿下自有優人

臣苟奉令非羽翼之美太子謝之帝聞賜緡百餘匹

左千牛衛將軍

郝處俊為中書令高宗欲詔武后攝知國政令宰相議

之處俊曰臣聞禮經云天子理陽道后理陰德外內和

分陽官

言盛服過者至屈雷

之行風伯清塵

順國家以理然則帝之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于天下則禍成于人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謹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后且曠古以來有此事帝遂止

李昭德武后時拜鳳閣侍郎同平章事鳳閣舍人張嘉福冷洛陽人王慶之率輕薄惡以百人表請立武承嗣為皇子后未許令昭息因奏曰臣聞文為姑立月以人下

皇顧託
為然

崔祐甫代宗時累表其瑞宰相常袞率群臣賀曰可乎不可賀詔

使問狀祐甫對曰臣聞禮迎貓其食田鼠以其為人去害雖細必錄今猫受畜於人必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循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邪疆吏有不扞敵臣愚以為當命有司察貪吏誠邊侯勤

則猫能致功鼠不為害帝異其言
李絳憲宗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

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為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為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為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燧燧相接也加比水旱倉廩空虛陛下誠宜焦心銷志求濟之略可便高枕而以武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

魏真文帝時累遷為起居舍人帝委起居注書奏古置左右史書得失以存鑑戒也
善天下之人亦有以
向者取見口
我既嘗觀之暮曰
必有諱

宋寶儀用世

遣親吏取符
今既有籍即為官物
臣稱儀有守
太祖屢對太

王祐事太祖為知制誥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于帝帝使祐使魏以便宜付之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趨出至魏侍彥卿家僮二人持笏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帝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之家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願陛

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讓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
太宗即位以兵部侍郎召之

竇儼太祖時為晉府記室賈琰為推官每諸王宗室
集琰必怡聲下氣褒贊捷給無叱之曰賈氏子何巧言

令色之甚獨不愧於心耶太宗甚怒自太祖斥儼出為
涇州節判後即位思之召為樞密直學士數日

政事語之曰卿嘗面折賈琰故王卿左右思聞直言耳
李沆真宗時拜相帝問沆曰

也對曰臣待罪宰相一舉則全用密啓夫人臣有
密啓啓而卿獨無何

吉求

效尤駙馬都尉石保

吉因錄

拜恐

日無

王且為相時天下大得死蝗以示大

臣明日他宰相有袖死死矣請示於

朝率百官賀且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皇赦天

帝顧且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到

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帝語且曰承
待此以瞑目且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
者奈何

馬知節真宗時任樞密遇事蹇蹇未嘗有所顧憚時丁
謂輩用事每廷議得其不直輒面詆之王欽若每奏事

或懷數奏出其一二餘皆匿之既退以已意稱聖旨行之嘗與知節俱奏事帝前欽若將退知節見之日懷中奏何不盡出之知節退見王且詞色尚怒因語且曰子上前議論如此知節幾欲以笏擊死之

孔道輔仁宗時為寧州軍事推官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下郡以為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下其事道輔徑前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為後莫不歎服

張昇仁宗朝拜御史中丞劉趙抃嘗攻其惡劉趙抃嘗攻其惡宰相怒而斥無所避無所避

侍從是為

國者少籍以

范鎮神宗時居內

即請致仕安石怒鎮落翰林

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夫鎮慨然不樂曰君子言

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勇功

吾獨不得為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吾

何心哉

趙抃為御史范鎮為諫官以論陳執中事有隙熙寧中安石執政恨鎮數毀之於神宗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為人他日帝以問抃對曰忠臣帝曰卿何由知其忠

養望者多

為之感動

口青苗之法不行

在鎮既得謝蘇軾

立以御史范師道
去帝見昇辭以時事
臣何主致位

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
忠乎既退安石問拈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拈曰不敢
以私害公

陳瓘為左司員外郎兼權給事中宰相曾布使客告
將即真瓘語子正彙曰吾與丞相議事多不合今若此
是欲以官爵相餌也若受其薦進復有異同則義私
恩兩有愧矣吾有一書論其過受之以決去就且持入
省甫就席遽出書布大怒爭執移時至其踞評語瓘色
不為動徐起曰適所論者國事是非有公議公未可失
待士禮布聞人容
周必大孝
和采知政事京
取房之長取為即者

帝俾諭

可諭意不察

帝喜曰肯如此在

遷予而不予何怨之有

丞相

舍與三省相維持豈

之日臣等自當執奏

而不予則不怨不

亦任怨也後拜右

表樞孝宗時為國史院編脩官章惇家以其同
請文飾其傳樞日子厚為相負國欺君吾為史官書法
不隱寧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相趙雄總
事見之歎曰無愧古良史

元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太宗崩皇后乃馬真氏稱制崇信
姦回庶政多紊后以御寶空紙付與都刺合蠻使自書

真行之楚材曰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
 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與都刺合蠻所
 建自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
 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
 且不避況截手乎后不悅楚材辯論不已因大聲曰若
 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可無罪
 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勳敬憐焉
 尚文拜中書左丞時而
 六十萬定省臣
 古萬罰之
 可不渴辱
 禮部進舊者其價
 禮部押忽大珠也六
 其何所用乎章曰舍之
 十萬人不渴

則誠寶

片已微矣

則謂寶

者米粟不則飢三日則疾七日則死有則
 百姓安無則天下亂功用較
 固請觀之文竟不為動
 徹里帖木兒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時黃河清有司以
 為瑞請聞于朝徹里帖木兒曰吾以為臣忠為孝天
 下治百姓安為瑞餘何益於治哉竟不以聞
 樊執敬順帝時擢授經郎嘗見帝師不拜或諗之曰
 師天子素崇重王公大人見必俯伏作禮公獨不拜
 也執敬曰吾孔氏之徒知尊孔氏而已何拜異教乎
 朶爾直班順帝時為御史元日朝賀當糾正班次即上

言百官踰越班制者當同失儀論以懲不敬先是教坊
官位在百官後御史大夫撒迪傳旨俾入正班至是
爾直班執不可撒迪曰御史不奉詔耶爾直班曰
不可行卒不入正班

五倫

五倫書卷

臣道

御寶善行

剛正

漢王陵從高祖定天下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右丞相
二歲惠帝崩高后欲立諸呂為王問陵陵曰刑自
馬而盟曰非劉氏而王者天下共擊之今王呂氏非約
也太后不說及問丞相平絳侯勃等皆曰高帝定天
王子弟今太后稱制欲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太后
罷朝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啖血而盟諸君不在邪今
高帝崩太后欲王呂氏諸君縱欲阿意背盟何面目見

高帝於地下乎

劉章漢宗室也封朱虛侯章忿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酹
 飲高后令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
 酒高后曰可酒酹章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歌耕
 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乃父知田耳若生而王子安知
 田乎章曰知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耕種
 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
 一人醉亡酒章追拔之車之下曰有亡酒一人臣
 請行軍法斬之太后大驚已軍法毋以罪因罷酒
 申屠嘉文帝時為丞相為人廉直入朝見大中大夫鄧
 通嘉曰

則富貴之於朝人之禮不可以不肅帝曰君勿言吾
 私之罷朝嘉坐府中為擻召通詣丞相府曰不來且斬
 通通至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弗為禮責曰朝廷
 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祗殺之不敬當斬吏令
 行斬之通頓首出血不解帝度丞相已困通乃使使持
 節召通而謝丞相始釋之

轅固景帝時為博士帝知固廉直拜清河太傅疾免武
 帝即位復以賢良徵時固已九十餘矣公孫弘亦徵及
 自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
 汲黯武帝時為謁者帝方招文學儒者曰吾欲云云黯
 對曰陛下內多慾而外施仁義柰何欲效唐虞之治乎

帝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為黯懼帝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群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誼乎且已在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嚴助為請告帝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瘡人至其輔少主守成深堅雖自謂貢豈不能奪也帝曰然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

黯遂以明經官至昌邑即中令事昌邑王賀賀動作多不正遂忠厚剛毅有大節內中言王外責傳相引經義陳禍福至於涕泣寒寒王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起走曰即中令善媿人王人游戲飲賞賜無

百敬憚焉王嘗與騶奴宰涕泣膝行左右侍御

皆出涕下

清聞錫

亡之機不可不

起居坐則誦詩書立則

即中張安等十人侍王數日王去遂

嗣立二十七日以淫亂廢昌邑群臣坐陷王

誅死唯遂以數諫爭得免焉

蓋寬饒宣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人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街東嚮特坐許伯自酌曰蓋

痛社稷危也願賜

近群小漸漬邪惡存

行義者與王

之遂乃選

皆

皆

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狂丞相魏侯笑曰寬饒醒而在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果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坐皆大笑寬饒仰視屋而嘆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金所閱多矣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笑哉因起趨出劾奏檀長卿失禮不敬之罪

尹翁歸宣帝時拜東海太守過韓王尉

在京海欲屬託邑子

語終日不敢見

汝不任

王尊

家

定國與翁歸

邑子曰此賢將

平王數出入驅馳國

中與后姊

鳴和鸞

得後尊朝王王

用尊也以尊不容朝拜

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作視尊意欲格

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袖

前引佩刀視王曰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

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歡

王閔哀帝時為中常侍時倖臣董賢為大司馬寵愛貴

威帝臨崩以璽綬付賢曰無妄以與人時國無嗣主內

外惟懼閔白太后請奪之即帶劍至宜德後闈舉手叱

長曰大王當從官屬

中叩頭請教不

貴謹王曰尊來為相人皆

在耳天下皆言王

賢曰官車晏駕國嗣未立公受恩深重俯伏號泣何事
久持璽綬以待禍至耶賢知閔必死不敢拒之乃跪授
璽綬馳上太后朝廷壯之

董宣光武時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子白日殺入因
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駿乘宣於太夏門亭
侯之駐車呼馬以乃盡地數主之失者三叱奴下車格
殺之主即馳車入官帝大怒宣曰令死乎宣叩頭
曰願一死無恨帝曰
奴殺良民以取
臣不如臣
之日癡

陛下何法治天下播殺
帝被面帝令小黄門持
帨日頓癡令頭兩手據

地不肯低

以三十萬

宋均明帝時

多合上旨嘗刪剪疑

事帝以為有姦大臣

格之皆叩頭

謝罪均顧厲色曰忠臣執義無有

威失正均

雖死不易志帝聞善其不撓即令賞即

虞詡順帝永建中為司隸校尉時中常侍張用權
勢每請託受取詡輒按之而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乃
奏防曰昔孝安皇帝任用樊豐遂交亂嫡統幾亡社稷
今者張防復弄威柄國家之禍將重至矣臣不欲與防
同朝以襲楊震之跡謹自繫以聞書奏防流涕詎帝詡
坐論輪左校防必欲害之二白之中傳考四獄吏或勸

其自引誦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中常侍高梵為誦言枉狀即日赦出之

張綱為御史順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綱獨埋其車輪於洛陽都亭曰豺狼當路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河南尹梁不疑等貪叨不法書御京師震竦

范滂桓帝時冀州飢荒盜賊群起以滂為清能使察之滂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汗望風解印綬去其所厭塞眾議及

為光祿勳主

書責滂所

穢姦暴

日臣之所舉豈非叨
臣聞農夫去草嘉穀

必茂也

能詰也

皋繇古之賢臣

何益及訊獄王甫以

曰夫合黨連群必有盟誓

聞仲尼之言見善如不及見惡如探湯欲使

情惡惡同其行謂王政之所急不悟反以為黨乃作天

歎曰古之脩善自求多福今之脩善乃陷大戮死之日

額埋於首陽山側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尚書霍諝

以黨事無驗表陳赦之

吳樹為宛令之官辭大將軍梁冀冀賓客布在縣界以

貳其之類熱吏不

祭皋繇以祈

如其有罪祭之

越次而前甫

言區皆

邪滂曰竊

其

情託樹樹對曰小人姦蠹比屋可誅明將軍以板房之
重慶上將之位宜崇賢善以補朝闕死為大都士之淵
藪自待坐以來未聞稱一長者而託非人誠非敢聞冀
嘿然不悅樹到縣遂誅殺冀客為人害者十數人
陳蕃相帝時為樂安太守時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遣
書詣蕃有所請託不得通使者詐求謁蕃怒答殺之
奚延相帝時為侍中帝遊上林已從容問曰朕何如主
也對曰陛下為漢口王帝
陳蕃任事則
可與
矣

對曰尚書令
陛下可與為善
中面稱朕違敬聞闕

賈琮

為冀州

惡何有反垂帷

風自然竦震其誅賊

李燮靈帝朝為議郎會西羌乃

發天下役賦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

曰斬司徒天下乃安尚書楊贊奏燮廷辱大臣帝以問

燮燮曰涼州天下衝要國家蕃衛今牧御失利使一州

叛逆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乃欲割棄

一方萬里之土臣竊惑焉若烈不知是極蔽也知而故

言是不忠也帝從燮議由是朝廷重其方畧

更選清能吏以琮

聽糾察美

有塞之百城聞

孔融為將作大匠恒守正表術僭亂曹操託以揚彫與術婚姻誣以欲圖廢置奏收下獄劾以大逆融聞之不
及朝服往見操曰楊公四世清慎海內所瞻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表氏歸罪之乎操曰此國家之意融曰假使成王殺召公周公可得言不知耶管嬰縉紳所以瞻仰明公者以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一銷狂致之雍熙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見急莫不洋洋體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而操不

三國吳張昭為

色曹以直莫拒

氣壯厲義形於來無蜀德越而群臣不所則廢安得復自誇

乎明日

以老臣屬

報厚恩若乃變身

辭謝焉

臣是以盡臣節以臣所不能也權

晉下壺明帝時為御史中丞以褒貶為已任正督世

不肯苟同時好阮孚每謂之曰卿常無閑奏名瓦

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

者非壺而誰時貴遊子弟多慕王登謝鯤為達壺厲色

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

推之王道庾亮不從乃止然而聞者莫不折節

後魏東平王建扶性耿介有氣節宣武即位累遷給事黃

門侍郎時茹皓始有寵百寮微憚之帝曾於山陵還詔建扶陪乘命皓登車皓將上建扶諫帝令推下之當時壯其忠蹇

高恭之為御史中尉時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捧卒呵之不止恭之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深以為恨泣以訴帝帝謂之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公事豈可以私恨責之也帝深致慰焉

隋韋雲起高祖時為符璽直長臣主怙寵使氣

便事述非其所

尚蘭陵公嘗問雲起外間不未嘗經事兵機要重擇賢專私所愛斯

亦不便

云起之言汝藥

石也可師友之

劉行本仕隋為太子左庶

則亦左庶子太

子勇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訓

本書曰庶子當

佳太子以正道何有髮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漸而不

能止左衛率長史夏俠福亦為太子所昵嘗於閣內與

太子戲福大笑聲聞于外行本時在閣下聞之待其出

數之曰陛下寬容賜汝顏色汝何物小人敢為褻慢因

付執法者治之數日太子為福致請乃得釋太子嘗得

良馬公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行本復乘之行本

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於庶子之位者欲令輔導

廢行本已卒文帝曰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
 唐柳範為待御史奏彈吳王恪好田獵損居人田苗太宗
 因謂待臣曰權萬紀事我兒不能輔正其罪合死範進
 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能諫止田獵豈可獨乘萬紀乎
 劉仁軌太宗時為陳倉尉時部人折衝都尉魯豪縱
 犯法縣莫敢屈仁軌約不再犯魯豪貴自如仁軌撓
 殺之州以聞帝曰尉而殺吾折衝可乎名詰讓仁軌對
 曰寧辱臣臣故殺之帝以
 韋思謙高宗時
 見王公

顏色
 官故

鴉

王義方

軍將行義府謂之曰王學

豈無愧乎對曰義方為公不為

日而誅少正卯於兩觀之下今

不能除姦臣於雙闕之前實以為媿

宋璟武后時為御史中丞有人為飛書告張易之兄弟

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尊名術士李弘泰占相弘

泰亦言昌宗有天子相武后命司刑卿崔承慶及璟鞠

之承慶言昌宗款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

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自首且謀反大逆無容首免武

義府所

魯司寇七

魯司寇七

后温言解之環聲色愈厲曰臣知言出袖隨然義激於
心雖死不恨武后不悅楊再思環言勅令出環曰聖主
在此不煩宰相擅宣勅命武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詣臺
環廷立而按之事未畢武后特赦之環歎曰不先擊
小子腦裂負此恨夫武后使昌宗詣環謝環臣不見玄
宗時為黃門監王毛仲以嚴察幹之自寵百官之輻
輳毛仲姦女帝問何須毛仲姦
未得答帝曰知卿所不
毋名客明日
酒西向得
尹

事已備但
環也朕為
乃至先執
酒西向得
尹

小人諸以廷辱今不可
詔令視事

身曰公
拂衣去帝怒之持

顏真卿代宗時為尚書右丞帝自
廟而即官宰相元載以為迂真卿怒曰甲
何乘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
張潛僖宗時為諫議大夫時王敬武在平盧軍最強累
名不肯應潛往說之而敬武已臣賊不迎使者潛責之
曰公為天子守藩今使者齎詔至不北面俯伏而敢侮
慢公乃未識君臣大分何以長吏民哉敬武愕胎愧謝

先謁陵
臣者

宋姚坦為益王府翊善坦性木強王嘗於府中為假山費
 數百萬既成置宴名諸臣觀之坦獨僂首王強使視之
 曰但見血山耳王驚問故坦曰在田舍時見州縣催租
 捕入父子兄弟送縣鞭笞流血被體此假山皆民租稅
 為之非血山而何是時太宗亦為假山聞而斃之
 寇準太宗時為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
 延近臣問時政得失準對曰天不平狀曰
 大旱之澄蓋刑有所不
 額名一府至王佳
 主

人集可更備在吉
 以參正汚之弟盜
 而何帝因切責

馮

包拯

戚權臣為之斂手

童稚婦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

不到有閻羅包老

包拯止朝剛毅貴

包拯笑升河清

人語曰關節

韓絳神宗時為相三司使發市易官罪而欲
 弗責方割買人免行錢孫永議有異而同列欲論永罔
 上故不實上書人鄭俠激切下獄而執政馮京掌調俠
 同列欲以黨俠為重坐絳辯帝前不得直數求罷帝為
 逐市易官稍寬二臣者而他相至欲復留故買人劉佐
 任市易絳因言不可論帝前未決絳再拜曰臣言不用

辱相位請從此辭帝愕曰茲小事何必爾絳奏曰小事弗神况大事乎帝為罷佐遣使持手札諭絳使就位乃起後數月固稱疾拜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劉摯神宗時為御史與中丞楊繪言助後有十害王安石石使會布作十難以詰之乃詰二人向背何所在繪惶恐請曰臣愚不知助後之利言之罪摯奮曰為人臣之實即復條陛下所背者遺逐可

臣所向者
者邪亦臣獲罪
願陛下勿忘臣

李周神

周曰司馬公之賢

史也卒不往帝詔行臣

知卿不游權門識今執政

曰不識也訪禦邊之術曰四邊

遠略致百姓窮困聚為盜賊懼成腹心之

日語固曰李周樸忠之士也

梁壽括宗時拜尚書左丞以與同列議夏國地界不能

合遂巧去帝遣近臣問所以去意且令密訪人才壽曰

信任不篤言不見聽而詢問人才非臣所敢當也使者

再至乃言人才可大任者陛下自知之但須識別邪正

御史欲使來見

而往所謂呈身御

謂曰

司馬光乎

中國以勤

豈

公天下之善惡圖在舊人不牽左右好惡之言以移聖
意天下幸甚

邵伯温為西京教授紹聖初章惇為相惇嘗事伯温父
雍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法當赴吏部銓程頤謂伯温
曰吾危子之行也伯温曰豈不欲見先公於地下邪至
則先就邵擬官而後見宰相惇論及康節

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
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
時惇方與黨試文以是
獲者可忘矣
之於朝而伯
半鑄錢監時元祐
尚於咸乎見范

純仁

晏敦
高宗時

力贊屈已之

入為臺官使擊

將皆據要地人皆駭愕

和議得中丞今施庭臣又以此躋橫榻莫

右史夫如淵庭臣庸人莫將則姦人也陛下奈何與此

輦斷國論乎且斥逐杜群在門檜使所親敦復曰公

能屈從兩地且夕可至敦復曰吾終不為自計誤國家

况吾薑桂之性老而愈辣請勿復言檜卒不能屈

潘良貴高宗時除考功郎遷左司宰相呂頤浩從容謂

時秦檜方主和

如淵說檜請擇

淵施庭臣莫

以附會

此擢

良貴曰且夕相引入兩省良貴正色對曰親老方欲乞
外兩省官非良貴可為也退誘人曰宰相進退一世人
才以為賢耶自當擢用何可握手密語先示私恩若士
大夫受其空籠又何以立朝即日乞補外以直龍圖閣
知嚴州

顏師魯孝宗時為監察御史遇事盡言無

外府得內殿宣引且將

名自廣州道中不

權所薦堅辭相任

以環廊為去令

寧少此

昔宋璟

其才立身之節當

齒繼朝廷之祖

齒繼朝廷之祖

呂祖泰

泰聞之而憤乃

心請誅之以防

代之書出中外大

汝共為章祖泰笑曰公在

受教於人且與人議之乎尹曰汝病風

以吾觀之若今之附韓氏得美官者乃病風喪心耳祖

泰既貶未幾侂胄誅詔祖泰特補上州文學

楊萬里寧宗朝以崇文閣待制致仕韓侂胄用事欲網

羅四方知名士相羽翼嘗築南園屬萬里為之記許以

掖垣萬里曰官可棄記不可作也侂胄恚改命他人

必大為少保祖

侂胄有無君之

高必大可用直以

死而可

死而可

死而可

死而可

死而可

死而可

死而可

死而可

死而可

陳文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丞相賈似道愛其文雅禮
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官數年拜監察御史皆出似道
力先是似道所置臺諫皆聞其臺中相承凡有建白皆
呈稿至文龍獨不呈稿已忤似道范文虎總師無功似
道改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潛知建康黃萬石知臨安文
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而
小子何以任八閩之寄此與

金程震宣宗興定

家僮軍帝

任天下

十荆王為宰相

子

顧乃恃權廢禮

侵漁細

天下

尤不法者

能正家而欲正

貨物直杖太奴

元耶律楚材太

互立黨與

其一誣其仇之黨二人

易惟忠

執而屠殺之楚材接收惟忠中貴復誣楚材

怒

擊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解縛進曰臣備位

公輔國政所屬陛下初令擊臣以有罪也當明示百官

罪在不赦今釋臣是無罪也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

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曰朕雖為帝寧無過

舉耶乃溫言以慰之

廉帝憲世祖至元初拜中書平章政事每奏帝前論事
激切無少回借帝曰卿皆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
子臣乃爾木強耶帝憲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
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

徹里燕只吉台氏至元間擢任利用監時桑哥為相引
用黨與鈞考天下錢糧行省葉風督責尤峻
則責及親戚或遠繫隣
及死獄者以百
乃於世初
怒謂
且曰臣

桑哥其苦自裁
其敢言徹里
不顧其身者正
賴徹里精愈力

為國家

何由

即命帥

哥既誅諸枉擊

臣何由除民患

焉於是帝大悟

寶姓內藏之半桑

星吉順帝至正初移湖廣

北威順王歲嘗出獵又起廣樂園多萃名倡

大利民病之有司莫敢言星吉至責王曰王帝室之懿

古之所謂伯父叔父者也今德音不聞而騁獵宜淫賈

怨於下恐非所以自貽多福也王謝之恚罷其所為

張翥至正中為翰林學士承旨李羅帖木兒以兵犯闕

逼帝削奪擴廓帖木兒官爵且發兵討之命翥草詔殺

然不從左右或勸之者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也帝知其意不可奪乃命他學士為之

五倫書卷六

五倫書卷六

臣道

御寶 善行

諫諍

夏五子者太康之弟也太康尸位而逸德五子述大禹之戒作歌以諷之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關龍逢桀之臣也桀為酒池糟丘龍逢諫曰為人君身行禮義愛民節財故國安而身壽也今君用財若恐不

能盡用人若恐不能死不革天禍必降而誅必至矣君
 其革之立而不去朝桀囚拘之○桀觀炮烙於瑤臺
 謂龍逢曰樂乎龍逢曰樂桀曰觀刑何無惻怛之心龍
 逢曰天下苦之而君以為樂臣君之股肱何不悅乎桀
 曰聽子諫諫得我改之諫不得我刑之龍逢曰臣觀君
 冠危石也臣觀君履春冰也未有冠
 冰而不陷桀笑曰是日一則鬼
 知自亡乎子就
 殷箕子紂之親
 王桀為
 始不可

夫我之亡而不
 走火而死
 為

自此
 去焉

箕子曰

吾不

王子比干紂之親

適而不以死爭則百

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紂于剗視其心武王

由是伐紂

而自說於民

則曰君有

紂怒曰吾聞

周芮良夫因厲王好利近榮夷公良夫諫曰榮公好專利
 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
 有專之其害多矣夫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
 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入者將
 道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其極猶日

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
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
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利猶謂
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諸
侯不享王流于彘

列國

衛史鮑為大夫事靈公數諫靈公請用蘧伯玉退彌

子瑕不聽及病謂其子曰我

堂於我足矣

吾既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

正君也生不

能正君死不章

在堂問其故

其子具

生

退不肖不

是乃名伯玉

以為卿

魯威信伯

定以講大事

民於軌物者

林以章物

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義正行而以敗也故

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

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

順來長習威儀也鳥獸之內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

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

寶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公所及也公曰吾

將略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齊晏嬰相景公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拔戈自擊之
嬰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
之公曰諾嬰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
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
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隣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顏蠲齊臣也景公遊於海上而蠲不歸令左右

曰敢有先言者致死不赦

六月不歸

將斫之蠲

龍逢紂

士也臣之才非此

一子也君

遂歸

漢樊噲高帝時

羣臣十餘日會

噲等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且獨不見趙高之事乎帝笑而

起

叔孫通為大傅高帝欲立趙王廢太子通進諫曰昔晉

獻公以驪姬故廢立太子晉國亂者數十年秦不早定

扶蘇終使滅祀今太子仁孝陛下必欲廢嫡立庶臣願

先伏誅以頸血汙地帝曰公罷吾戲耳通曰太子天下

不可乎景公說

者毋得入

一官者

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戲乎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文帝登虎圈帝問上林尉禽獸簿十餘問尉左右視不能對虎圈畜夫從旁代尉對甚悉帝曰吏不當如此耶尉亡賴詔釋之拜畜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帝曰長者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帝復曰長者釋之曰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效此也

其言帝曰善

峻茂益攬

百金之子不騎

迺止不拜畜

表益

帝曰將

衡聖王

馬驚車

飛馳不測山有知

何帝之止

劇野乘入廁

一姬進天下

帝欲自持兵救姬都伏帝前曰

所少寧姬等耶陛下縱身輕奈宗廟太后何帝還疑亦

不傷姬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帝亦賜金百斤由是重

都

東方朔事武帝有殺上林鹿者帝大怒下有司殺之群

臣皆相阿曰殺人主鹿大不敬當死東方朔時在傍曰

是以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彼天

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一當死匈奴即有意推鹿

觸之三當死也帝默然遂釋其罪

司馬相如嘗從武帝至長楊獵帝方好自擊熊羆馳獸
相如諫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
慶忌勇期責育臣之愚以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
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死
屬車之清鹿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帝善之
魏相為丞相時後將軍趙充國
兵擊其右也相上書諫曰臣聞
兵義者王
勝爭恨
地寶貴

國家之大矜人民之
兵忿者敗利人土
言之應兵相應者
暴謂之義兵

衆欲見

事乃天道也

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

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言

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為此小變也左右不憂乃

欲報織芥之忿於遠夷願陛下與列侯及有識者詳議

乃可帝從相言而止

薛廣德為御史大夫直言諫爭始拜旬日元帝幸甘泉
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上書諫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
流離陛下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十
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返官思與百姓同憂樂天

自滅此五者非但人

聞諸將軍欲興兵

國守相多不實選

人兒妻殺夫者

下幸甚帝即日還其秋耐祭宗廟帝出便門欲御樓船
 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
 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
 帝不悅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王聖臣直乘船危就
 橋安帝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
 谷永為大司農成帝好微行不止永諫曰陛下棄萬乘
 之至尊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痛好匹夫之卑業
 使供衛之臣執干戈守空宮使
 在忽有變將奈社稷何
 朱雲成帝時為
 違任事
 以帝師位持進依
 前雲曰今朝廷大

臣上不

夫不可與事君

頭以厲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

臣居下訓上廷辱師傳罪死不赦

檻檻折雲呼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未

知聖朝何如耳御史將雲去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

爭之帝意乃解及當治檻帝曰勿易因而葺之以旌直

臣

毋將隆哀帝時為執金吾侍中董賢方貴帝使中黃門
 發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賢及乳母王阿舍將隆奏曰武
 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坐素餐孔子所謂鄙

馬劍斷佞臣一人

張禹帝大怒曰小

功雲下雲攀殿

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其養其養勞賜一出少府蓋
 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
 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
 契國威器共其家備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
 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帝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
 崇諫曰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黃書昏日中有
 黑氣今祖從昆弟二人已皇后父為高武
 侯以三公封日可制度逆
 天人心非專上皆免官

鮑宣事

馬都尉董賢木

亡度并

作治第行夜

內貢獻當養一君今乃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

不可久貧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及賢宜為謝

過天地鮮離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

此可以終其性命不則海內之所仇未有得文安者也

帝嘉納宣言

張皓為司空順帝時清河趙騰上言災變譏刺朝政章
 下有司收騰繫考所引黨輩八十餘人皆以誹謗當伏

上書諫曰侍中駙

色典言自進賞賜

坐使天子使者將

其會朝大官為供海

重法皓上疏諫曰臣聞堯舜立敢諫之鼓三王樹誅謗
之木春秋採善書惡聖王不罪芻蕘等雖王上犯法
所言本欲盡忠正諫如當誅戮天下杜口塞諫爭之源
非所以昭德示後也帝乃悟咸騰等罪

三國魏辛毗為侍中時文帝欲徙士卒家十萬戶實河南
時蝗旱民饑群臣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皆莫敢言毗
曰陛下欲徙士卒家其計安出曰卿謂我徙之非耶
吾不與卿議毗曰陛下置臣某等之官安得不與之議
耶帝怒不答毗乃出曰卿將食必將

遂奮衣而還良久
既失民心又無以

晉傳玄為言

聞先王之

好法術而天下貴利名

後綱維不攝故誕盈朝遂使

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

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帝嘉納之

南宋何尚之文帝擢為尚書右僕射時帝行幸還多侵夕

尚之表諫曰萬乘宜重尊不可輕此聖心所鑒豈假臣

啓輿駕比出還多冒夜群情傾懼實有未寧清道而動

帝王成則古今深步安不忘危若值及黷辛毗必將犯

類切諫臣等碌碌每存順默耳伏願少采愚誠思垂省

西類救玄上疏曰臣

行於下近者魏武

起而天下賤守節而

復清議陛下龍興

臣以敦風節未

臣是以猶敢有言

帝嘉納之

臣以敦風節未

臣是以猶敢有言

帝嘉納之

察以慰四海之望優詔納之

後魏張白澤文帝時為雍州刺史太和初懷州民依祁三十餘人首作亂將殺刺史文明皇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曰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為且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輾裂誅盡令城無辜奈何極辟不誣一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仁者若潘刑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以息於九侯孔子所以迴輪於河上伏惟聖德昭明啟知幸矣昔厲防不以人

聖德昭明啟知幸矣昔厲防不以人

崔挺為

立重制一人

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

門司馬牛受祖贖之罰柳下惠

辭甚雅切帝嘉納之

即邊者多有逃越遂

上書以為周書人

人犯罪延及合

之誅豈不哀哉

唐魏徵自觀中拜特進知門下省事時文德皇后既葬昭陵太宗即苑中作層觀以望之引徵同升徵熟視曰臣昏耗不能見帝拍視之徵曰此昭陵耶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帝泣為毀觀○帝嘗從容問徵曰比政治若何徵見久承平帝意有所忽因對曰陛下自觀之初道使人使諫三年以後見諫者悅

五倫書

卷之三

六

而從之比。一二年勉強受諫而終不平也。帝驚曰：公何物驗之？對曰：陛下初即位，論元律師死，孫伏伽諫以為法不當死，陛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曰：賞太厚。答曰：朕即位未有諫者，所以賞之。此道人所使諫也。後柳雄妄訴，隋資有司劾其偽，將論死，戴胄奏：「罪當徒，執之四五然後赦之。」謂胄曰：「第守法如此，不謂濫罰。」此悅而後諫也。近皇甫德象上書言：「脩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歛俗尚高，官中所化。」陛下志曰：「人不敢一租，官人無乃極。」
言賞帛
激功不能定
言賞帛
國家不後一
于時陛下雖從臣
諫也帝悟曰非公無

能道此才

房玄齡為司空時太

羊臣莫敢諫玄齡上

疏曰：遠戾醜種不足待以仁義，禮古者以爵魚畜之，且陛下每決死罪，必三覆五奏，重人命也。今士無一罪驅之行陣之間，委之鋒鏑之下，使肝腦塗地，老少孤子寡妻，慈母望柩車，抱枯骨，摧心掩泣，其所以變動陰陽，傷善和氣，實天下之痛也。臣願陛下沛然之詔許高麗，自新即臣死，骨不朽，帝得疏謂高麗公主曰：「是已危，極尚能憂吾國家事乎？」時玄齡病篤，帝故有此言。褚遂良為諫議大夫，以太宗欲伐高麗，進諫曰：「陛下兵機神筭，人莫能知，昔隋末亂離，克平寇難，及比狄侵邊。」

西蕃失禮陛下欲命將擊之羣臣莫不苦諫唯陛下明
畧獨斷卒並誅夷今聞陛下將伐高麗意皆榮感然陛
下神武英聲不比周隋之主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
不勝無以威示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
危難測帝征高麗果不利

劉仁軌太宗時爲櫟陽丞貞觀十四年帝欲幸同州校
獵仁軌上疏曰四時蒐狩前王常典事有沿革未必因
循今年甘雨應時秋稼其茂嘉穀收積月半猶未畢功
貧家無力未下始擬種穀宜壞車牛科喚田家已有所
妨今既祗供頓重萬工百大簡畧勸費一二
少留萬乘之尊垂

聽丁介

寧鸞與徐

孟開暇家得康

表利貞高宗時爲太常博士正月以太子初
立獻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貞貞曰伏以
恩旨宣政殿上兼設命婦坐位九部伎及散樂並從宣
政殿門入臣以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慶象闕輅門
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殿九部伎從東西
門入散樂一色伏望停省若於三殿別所自可備極恩
私微臣忝預禮司不敢不奏輕陳狂瞽願垂省察帝從
之至會百羣臣樂飲帝使中書侍郎薛元超賜利貞百
段錦絲

李善感為監察御史東行高宗既封泰山欲遍封五嶽善感諫曰數年以來救粟不稔餓殍相望四夷交侵兵車歲駕陛下宜恭默思道以攘災譴乃更廣營宮室勞役不休天下莫不失望帝是其言自褚遂良韓瑗之死中外以言為諱幾二十年及善感始諫天下皆喜謂之鳳鳴朝陽

韓朝宗睿宗時為左拾遺景雲中今惡少作乞寒胡戲朝宗上疏諫曰臣聞之傳曰昔辛有過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比生遷降之戎以賀百

言戎狄之事一言
後秦晉
臣近聽物議

感言

阜

張九齡表

路籍籍咸云

生是賴輕此馳

驟能

張九齡表

生是賴輕此馳

無備邂逅驚擾則憂在不測白龍魚服取困豫且深可畏也况天象變見瘦厲相仍厭兵時恐是謂無益帝無

善

張九齡為中書令玄宗以武惠妃之譖將廢太子瑛九齡奏曰陛下纂嗣鴻業將三十年太子已下常不離深宮日受聖訓今天下之人皆慶陛下享國日久子孫蕃育不聞有過陛下奈何以一日之間廢棄三子且太子國本難於動搖昔晉獻公惑寵嬖之言太子申生憂死

國乃大亂漢武威加六合受江充巫蠱之事禍及太子
遂至城中流血晉惠帝有賢子為太子容賈后之譖以
至喪亡隋文帝取寵婦之言廢太子勇而立晉王廣遂
失天下由此而論之不可不慎今太子既長無過二王
又賢臣待罪左右敢不詳悉帝默然事且寢
顏真卿事代宗時宰相元載多引私黨其羣臣論奏乃
給帝曰羣臣奏事多扶譏毀請毋_レ言_レ皆先自長官長
官以自宰相詳可_レ否以聞真卿曰諸司長官皆得
專達_レ天子即官御史_レ天下_レ之臣也故出使
天下事無細大_レ此_レ分明四目達_レ
四聰_レ也_レ天下何望焉

陛下

其言不_レ經則

正

陸贄

德宗時有_レ書

帝_レ嘉其意欲授

以試官贄_レ射位天下公器不可_レ輕也帝曰試官虛名
且已與宰相議矣卿其無嫌贄奏_レ信_レ必_レ罰霸王之資
也輕爵褻刑衰亂之漸也非功而獲爵則輕非罪而肆
刑則褻今獻瓜果則授之彼忘軀命者有以相謂矣曰
吾之軀命乃同瓜果人何勸哉田夫野人必欲得其歡
心厚賜_レ可也

陽城為_レ諫議大夫德宗時陸贄罷相會_レ旱_レ裴延齡奏贄
失勢怨望_レ天旱民_レ流_レ度支多_レ欠_レ諸軍_レ芻糧_レ動搖_レ衆心

於是貶贊為忠州別駕帝怒猶未解中外惴恐以為罪且不測無敢救者城即諫官守延英門上疏論延齡姦佞贊無罪帝大怒欲斬之太子為營救乃解時朝夕相延齡城曰脫有以延齡為相當取白麻壞之慟笑於庭乃盡數延齡過惡以聞

宋趙普為相嘗有武臣立功當遷者太祖素嫌惡其人普堅以為請帝怒曰朕固不為遷者將若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勸功古今之通道也

賞之刑賞豈之刑賞豈

之帝會

臣備位宰府

天災州

外上封事言朝

罪已許中

失於禁請置獄出其

翌日乞獨對曰初火災陛下降詔罪

及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有跡知非天譴耶果

欲行法願罪臣以明無狀帝欣然聽納減死者數百輩

孫奭知河陽時永興軍言朱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

宮奭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天下皆知能

所為惟陛下一人不知耳乞斬能以謝天下頃之能果

敗

尹洙仁宗時通判秦州西夏判命洙上言命令者人主

所以取信於下也。今朝廷降一命令，民間相與竊語，以為不久當更。既而信然，此命令數更之弊也。爵賞陛下所持之柄也。近時外戚內臣以及士人，或因緣以求恩澤，從中而下，謂之內降。此恩寵過濫之弊也。賜予者國家所以勸功也。比年以來，嬪御伶官太醫之屬，賜予過厚。此賜予不節之弊也。臣願陛下先正於內，以正於外。然後忠謀漸進，紀綱漸舉，國用漸足，士心漸奮，邊境之患庶乎息矣。帝嘉納之。

傳幸，則英宗時為右司。同。其。一躬無政，猶謙以爲然而行。在願君臣之

際是私

陛下手

陛下不自正典刑

出之對曰：共付之公議。臣但見襄辨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言事，臣不敢也。

司馬光既拜相，言高居簡不宜在左右。哲宗曰：社廟畢，自當去。光曰：閨闈小臣，何與山陵先後？彼知當去而置肘腋，尤非宜。舜去四凶，不為不忠；仁宗貶一謂不為不

孝居簡，狡獪大不惟離間君臣。恐令陛下母子兄弟夫婦皆不寧也。及崇政登對，又言臣與居簡勢不兩留，乞罷除外任。帝曰：今日已令出外矣。

其則威柄歸
若襄有罪

陳道輔高宗時擢左司諫言中興之治在得天得人以
孝感天以誠得民帝善其深得諫臣體賜五品服令尚
書省寫圖進入以便觀覽

胡銓高宗時為編脩官宰臣秦檜決策與金人講和王
倫使金與金使偕來銓抗疏以為陛下一屈膝則祖宗
廟社盡汚夷狄祖宗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皆為
陪臣異時豺狼無厭安知其不加戎以無禮如劉豫夫
三尺童子無知指犬豕而使
相而拜犬豕會無

論
鄙夫

會秦檜肉食
等共戴之乞

斬倫

與月非之

東海
寧能慶小朝廷

真以無禮
不然臣有耻

彭龜年光宗時除起居舍人嘗奏臣所居之官以記注
人君言動為職車駕不過重華門壽皇安如此書者又
數十矣恐非所以示後有旨幸玉津園龜年奏不奉三
宮而獨出宴遊非禮也又言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
讀官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臣聞有身教有言
教陛下以身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
楊宏中補國子生寧宗時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
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右相趙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

絃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
挾爭俱被斥宏中與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
人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傷
君子其禍尤慘願精加宸慮特奮睿斷念汝愚之忠勤
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匪邪明示好惡別淑匿竄
沐以謝天下還祥簡以救士心佐曹怒送太平編管天
下號為六君子云

元王警為宰相世祖欲伐日本
小夷道險遠勝之
便帝震怒謂下
他心而

東曰日本
勿伐
安肯有
焉有他心

無心欲何

董士為御史中丞成宗崩
媳婦國遠冒煙瘴士卒死者
者亦數十萬中外騷然廷臣無敢諫者士選率同列言
乏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深出師以有
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使諭之諭之
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輕用一人妄言而
致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明辯不止侍從皆
為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受罪臣
之所當也白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摩之起未數月

年已八十
沈
言慰撫之

帝聞師敗績慨然曰董士選之言驗矣吾愧之因賜上
尊以旌真言為罷兵誅深

阿沙不花武宗嘗御五花殿丞相塔思不花三寶奴等
侍阿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乃進曰八珍之味不知御
萬金之身不知愛惟麪羹是好姬嬪是耽是猶兩斧伐
孤樹未有不顛仆者帝喜曰非卿孰為朕言因命進酒
又頓首曰臣方欲陛下節飲而反觀之是臣之言不信
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皆賀帝拜且臣遂拜右相

効

漢東方朔武帝時

帝置酒

曰偃有新罪

三安得

罪一也敗男女之化

富於春秋方積思於六

節於三伐偃不遵經勸

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滯辟之路乃國

家之大賊也帝默然不應久之乃曰善賜朔黃金三十

斤

王尊成帝時為司隸校尉時石顯等以罪免歸故郡死

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知顯等專權擅勢大

作威福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

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

在侍公其

也陛下

於唐虞折

右奢侈為務盡

路乃國

黃金三十

斤

故郡死

專權擅勢大

阿諛曲從附

無大臣輔政之義於是衡慚懼免冠

謝罪上丞相侯印綬

鮑永光武時為司隸校尉帝叔父趙王良尊戚貴重永以事劾良大不敬朝廷肅然莫不戒慎乃碎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帝曰貴戚且斂手以避之鮑其見憚如此

張陵桓帝朝為尚書歲首朝賀大將軍梁冀帶劍入省陵呵叱令出勅羽林虎賁奪冀劍冀跪謝陵不應即劾奏冀請廷尉論罪詔以冀位尊不可廢冀曰臣願乞骸骨帝時為尚書七表赴京議許之而未下惜弟孔

下

雖有詔不即

下

尚書

而私送車馬

邪

無疾不朝

御史中丞鍾雅阿撓王典不加準繩並請免官事雖不行舉朝震肅傳玄為司隸校尉天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竦踊不寐坐而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隋郎茂為尚書左丞工部尚書宇文愷右翊衛大將軍于仲文競河東銀窟茂奏劾愷爵位已隆祿賜優厚拔葵去織寂爾無聞求利下交曾無愧色仲文大將宿衛近

宜加顯

以聞喪

威

表赴

臣趨侍堦庭朝夕聞道虞芮之風抑而不慕分銖之利
 知而必爭何以貽範庶僚示人軌物愷與仲文竟坐罪
 唐韋思謙高宗時為監察御史嘗曰御史出使不能動搖
 山岳震懾州縣為不在職中書令褚遂良市地不如直
 思謙劾之罷為同州刺史及復相出思謙清木令或吊
 之荅曰吾須直觸機輒發暇恤身乎大夫豈敢言地須
 要明目張膽以報天子焉能碌碌保妻子耶
 王義方高宗時擢待御史屬大理丞畢正義
 枉法山囚婦淳于
 白無敢白其姦義方
 相

之巒區

之屠乎殺

以此生殺之柄不自王

自堅求爾不

可長請下有司雜治正義死狀即其冠對不吐義府
 下跪讀所言人皆憚之

狄仁傑為待御史左司郎中王本立怙寵自肆仁傑劾
 奏其惡武后有詔原之仁傑曰朝廷惜之賢如本立者
 不數陛下惜有罪豈成法奈何臣願先死為君臣或本
 立抵罪繇是朝廷肅然
 李勉肅宗在靈武擢為監察御史時武臣崛興無法度
 大將管崇嗣背闕坐笑語誼縱勉劾其不恭帝歎曰吾
 有李勉朝廷始尊

顏真卿為御史大夫時廣平王俶總兵二十萬平長安
 辭日當關不敢乘趨出陛柱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
 先王而騎真卿劾之肅宗還其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
 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覺卿姑容之百官肅然
 温造穆宗時授侍御史彈擊無所回畏夏州節度使李
 祐拜大金吾違詔進馬造即劾之祐曰吾夜入蔡州擒
 吳元濟未嘗心動今日膽落於温御史矣

歸融文宗開成初拜御史中丞湖南觀察使盪周仁

以南方屢火取羨錢億萬

外之財皆陛下府庫用

私希恩

乘始周仁請

書徇

家中

重賈璣所送帝乃詔直甘

虞永阜

先唐介仁宗時殿中侍御史張堯

度景靈

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

王舉正

留百官班廷論奪其一使無何復除直徽使知河陽介

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

同列依違介獨抗言之帝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

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肉侍通官掖以得

執政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

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

遠賈介徐讀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

急名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死嬖致

宰相此何言也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
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比介使下
殿脩起居注蔡襄趨進救之賅介春州別駕王舉正以
為大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
介由是直聲動天下

鞠詠仁宗時為監察御史錢惟演自毫州來朝圖入相
詠奏惟演儉險嘗與丁謂為婚姻緣此大用後揣知謂
姦狀已萌懼牽連得禍因此力攻之若以為相必大
失天下望帝遣內侍待奏示之
諫官劉隨曰若相惟演端
亟去

趙抃仁宗

京師目為鐵面御史

謂小人雖小過當力遏而絕之

愛情以成就其德

司馬光知諫院英宗立遷都知在守忠等官光爭論守

忠大姦陛下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

先帝不聽及陛下嗣位反覆交構國之大賊乞斬於都

市以謝天下於是罪守忠為節度副使安置蘄州天下

快之

張戢神宗熙寧初為監察御史襄行累章論王安石亂
法乞罷條例司及追還常平使者劾曾公亮陳升之趙

任聲稱凜然

其人以

實保全

抃依違不能救正韓絳左右徇從與為死黨李定以邪
諂竊臺諫且安石擅國輔以絳之詭隨臺臣又用定輩
繼續而來芽孽漸盛呂惠卿劾彈辯給假經術以文苑
言豈宜勸講君側書數十上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
掩面而笑戲曰戲之狂直宜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
不少矣趙抃從旁解之戲曰公亦不得為無罪抃有愧
色

劉摯神宗朝為監察御史稟行即去
意在傾富弼以市進今弼已得罪
開漳河調發猝迫人不堪
復錢賦曰下火遮以
程昉
使納
以示四方

張靚王交兩派後
餘希賞願行顯貴明朝
賜褒賞
帝面

王岩叟為監察御史哲宗即行蔡確
朝以定策自居岩叟奏陛下之立以子繼父百王不易
之典太皇太后先定於中而確敢貪天自伐章惇讒賊
狠戾罔上蔽明不忠之罪蓋與確等近前後法詞
氣不遜無事上之禮帝是其言二人相繼退顯
蘇轍哲宗元祐初為右司諫宣仁后臨朝用司馬光呂
公著欲革弊事而舊相蔡確韓縝樞密使章惇皆在位
窺伺得夫轍皆論去之呂惠卿始諂事王安石得行

政以害天下及勢均力敵則傾陷安石甚於仇讎世尤惡之至是自知不免乞官觀以避貶竄輒具疏其效輒之論事切直多類此

劉安世哲宗朝擢為右正言時蔡確雖貶尚與章惇等創造語言恐脅貴近安世復言蔡確章惇與黃履邢恕四人在元豐末編為死黨惇確執政倡之於內履為中丞與其寮屬和之於外恕立其間往來傳送天下之事在其掌握聖上嗣位實太后聖意為宗廟社稷無窮之計彼四人者乃敢負天以言執政正四凶之罪布告履邢恕

罪

李安民為

巧足以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

結權貴外連朝士在廷之臣京黨

悟而逐去之待其羽翼成就則悔無及矣是時京之姦

始萌人多未測而安民之言前後皆驗

陳俊卿高宗時為殿中侍御史言人主以兼聽為美必

本至公人臣以不欺為忠必達大體御下之者恩威並

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綱紀正而彌令行矣遂劾韓仲通

本以獄事附秦檜冤陷無辜檜黨盡逐而仲通獨全劉

寶總戎京口恣肆掎剋且拒命不分戍於是二人遂抵

非內

非內

臣丁何丁早覺

臣丁何丁早覺

臣丁何丁早覺

臣丁何丁早覺

臣丁何丁早覺

臣丁何丁早覺

臣丁何丁早覺

臣丁何丁早覺

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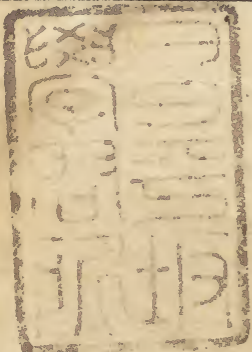
馬仲高宗時擢殿中侍御史初奏孫觀謝克家趙操不
 正在靖康間與王時雍王及之等七人結為死黨乃負
 國之賊宜加遠竄又言黃潛善汪伯彥入相以來處事
 未嘗慊當物情遂使女真日強盜賊日盛國本日蹙威
 權日削宜速罷潛善伯彥政柄別選賢者共圖大事疏
 人以伸言不實責濮州監酒統天下惜之

杜莘老為侍御史嘗歎曰臺諫嘗
 所畏姑言其次是
 言無隱取
 易大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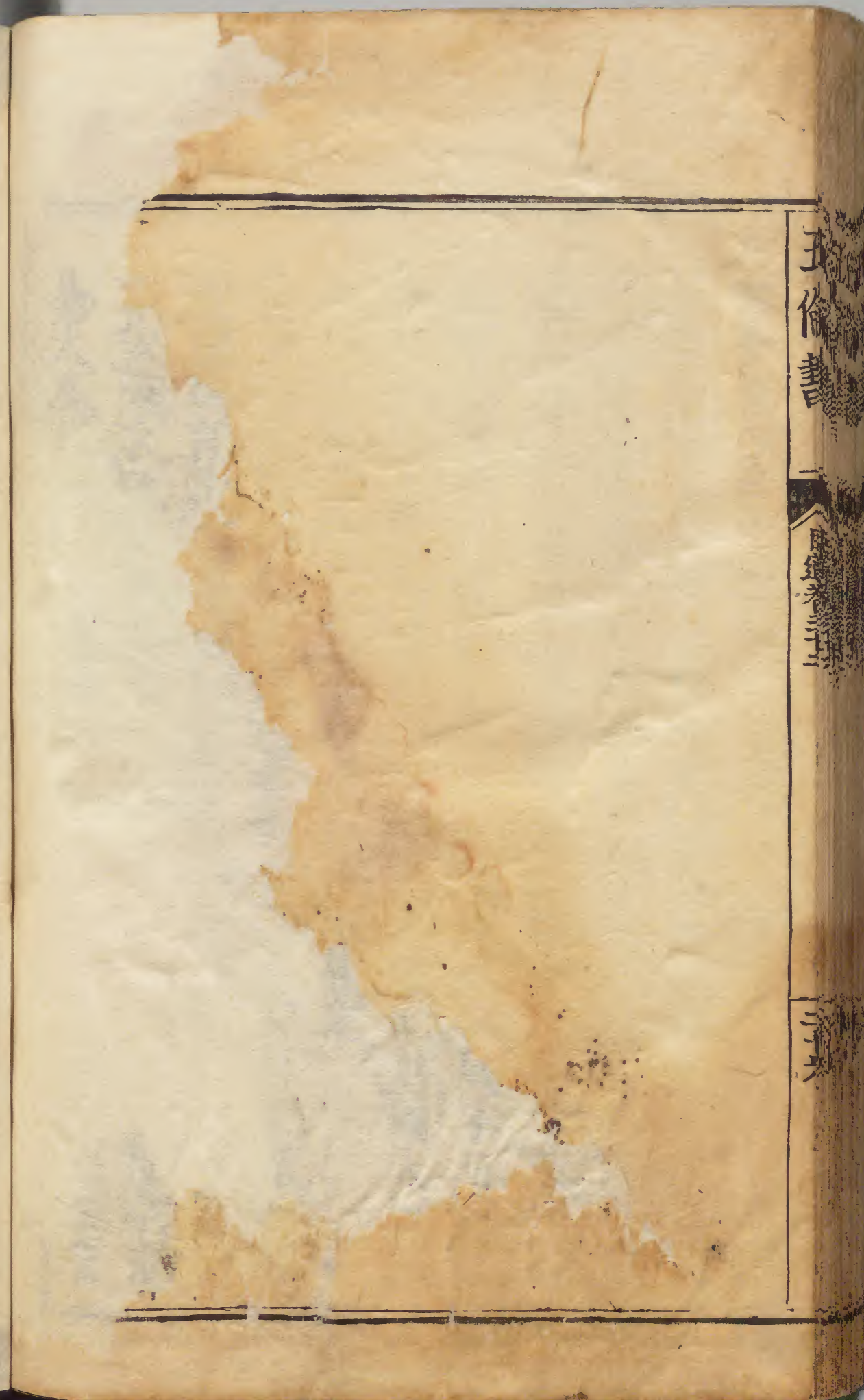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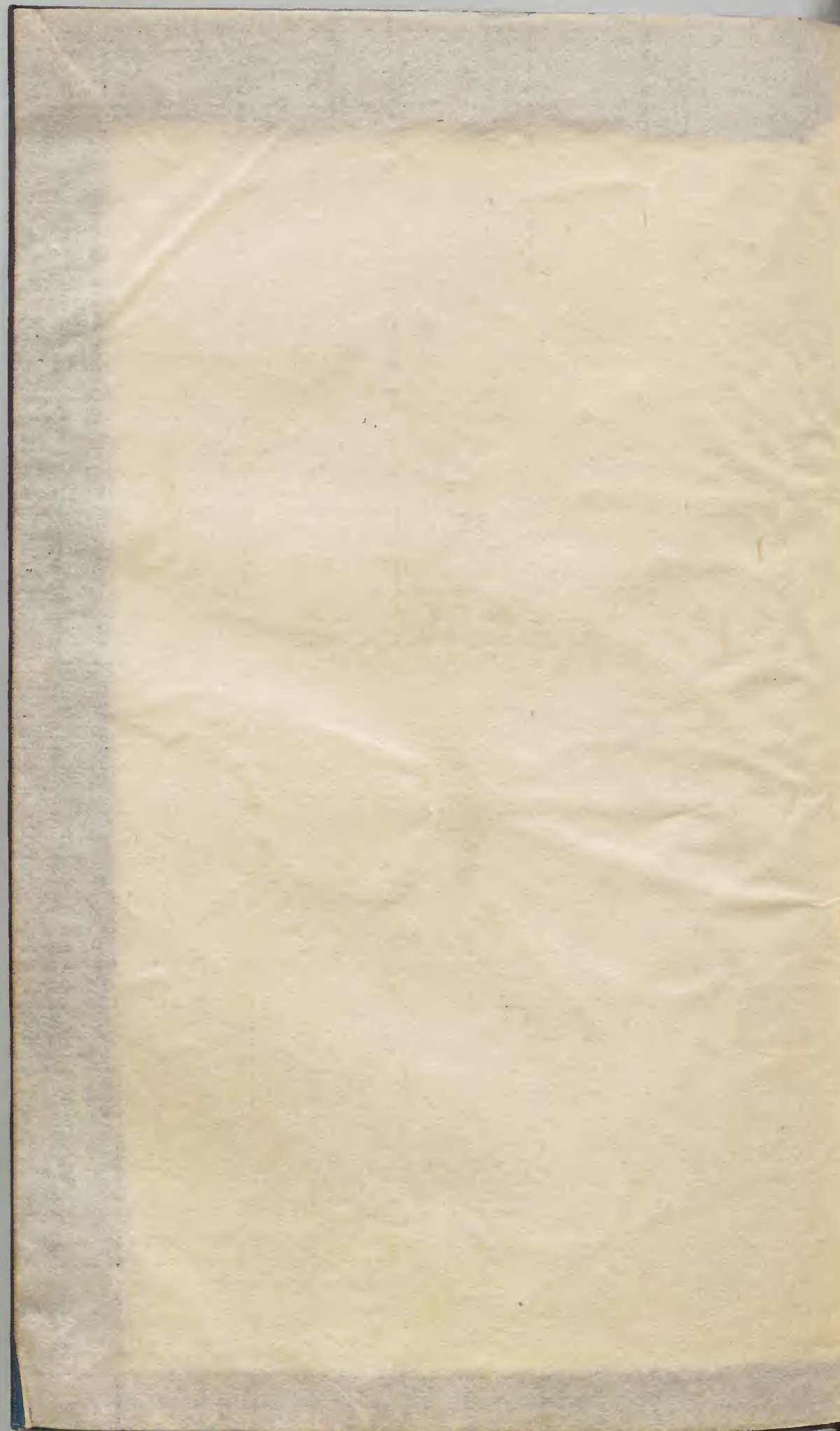
責極
 中而
 有

淨公宗

置繼出子孫勤



五倫書卷之三十二



五倫書

目錄

三

